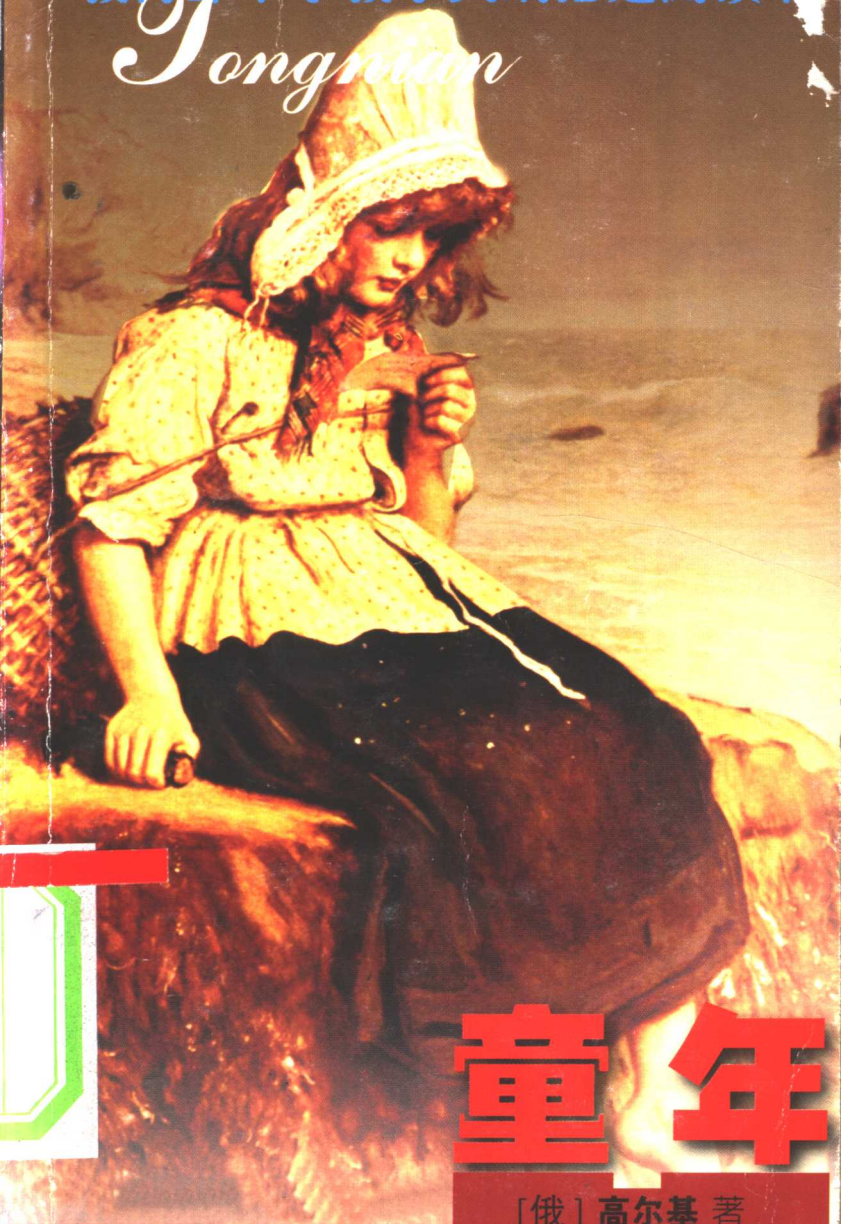


教育部中学教学大纲指定阅读书

Tongnian



童年

[俄] 高尔基 著

学林出版社 南京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中学教学大纲指定阅读书



童年

〔俄〕高尔基 著

刘跃进 江淮文 译

学林出版社 南京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童年/(俄罗斯)高尔基著;刘跃进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1

(金色年代青春阅读文库)

ISBN 7-80668-168-X

I. 童... II. ①高... ②刘... III. 长篇小说-苏联-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1752 号

童 年



- 作 者——[俄] 高尔基
译 者——刘跃进 江淮文
责任编辑——周清霖
封面设计——上海早早美术工作室
责任校对——夏 冰
出 版——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电话:63777108 邮编:200232)
南京大学出版社(南京汉口路 22 号
电话:3596932 邮编:210093)
发 行——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刷——南京印刷制版厂
开 本——787×1092 1/32
印 张——8
字 数——165 千字
插 页——2
版 次——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8000 册
书 号——ISBN 7-80668-168-X/I·39
定 价——12.00 元

金色年代青春阅读文库

编辑工作委员会

主 任

曹维劲 任天石

主 编

江淮文 楚 人

编 委

曹维劲 任天石

裴显生 周清霖

成 江 楚 人

胡 豪 花健民

夏国梁 杨汇祥

周 熔 张 静

姜莉莉 江淮文

前 言

人的一生，阅读是一种自始至终相伴缠绕的美妙。

对于青少年朋友而言，应该推崇博览，但更应敬重精读。由于现代生活节奏的日益加快，接触知识途径的日益多元化，休闲的方式的日益丰富，阅读的时间相对而言已经很少，而大中小学习目下的学习内容仍然很多，压力仍然很重，所以，我们几经考虑和选择，推出了这套中外名著新译本，旨在让广大青少年在繁重的学习之余，在有限的课余阅读时间里，更充分更全面地了解外国文学作品中的精华部分，并通过作品了解主人公当时所处的社会。

生活如海，风险浪急。青少年朋友们的人生之旅刚刚开始。这些经过时间淘洗、经历过古往今来无数人们感情与理性梳理仍能光芒四射的文学巨著，犹如一艘艘不沉的航船，高扬着自己思想的风帆，可以引领着我们认识纷纭复杂的外部世界，帮助我们涉海斗浪。

青少年朋友们未来不会都从事文学艺术工作，但是，外国文学作品中的名著对青少年朋友们却会有不可估量的震撼和影响。作为经典，每一部外国文学名著都是一座美学的宝库。阅读这些名著，会让我们的的心灵在典型化了的真和假、善和恶、美和丑的比较中，经受一次次酣畅淋漓的洗涤，会让我们

的感官在丰富多彩的已经结晶和升华了的作品的生活中，触摸到美的魂魄，感受到美的魅力。我们坚信，每一部外国文学名著都是让人常读常新的——尽管无数的甚至已成条框的批评与欣赏在先，也不会妨碍我们获得新的发现，更不会影响我们重新阅读的喜悦与信心。

与以前的译本相比，新译本在最大限度忠实于原著的前提下，更注意贴近青少年读者，语言更注重生活化，还作了一些中国化和现代化的尝试和努力；一些正文内容作了分节，还有一些分节按照阅读习惯进行了调整；对少数有碍阅读的段落在不损害原著精神的原则下作了删削。

愿每个青少年朋友都能怀着愉快的心情来翻阅这些经过漫长岁月的考验和给无数前人带来力量和勇气的名著吧。愿青少年朋友们从这些名著中读出新义，读懂人生，愿这些名著中的某个故事、某个人物、乃至某个情节、某种氛围有幸成为对青少年朋友健康成长具有重要影响的华彩篇章！

江淮文

2001年10月

导 读

《童年》是高尔基自传体三部曲的第一部，讲述了高尔基幼年时期 3 岁至 10 岁这一段时间的生活片段。

高尔基原名阿列克谢·马克西姆维奇·彼什科夫，1868 年出生在俄国伏尔加河畔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城，父亲是一个木工。在高尔基 3 岁时，全家迁到了南方的阿斯特拉罕城。不久高尔基染上了霍乱，在他的病情刚刚好转时，他聪明、能干、善良的父亲却也染上霍乱很快去世了。此后，母亲改嫁给一个贵族大学生，他则被慈祥的外祖母阿库林娜·伊万诺夫娜接回家中，她成了高尔基童年时代惟一的保护人。1879 年，母亲病逝后，11 岁的高尔基只得离开生病中的外祖母，独自走入社会，开始了漫长的人生之旅。

起初高尔基在一家鞋店干活，后来又 to 绘图师家当学徒，由于无法忍受非人的待遇，逃到伏尔加河一艘“善良号”轮船上当洗碗工。在船上他养成了喜爱读书的习惯。在被船主解雇之后，他只好再次回到外祖母家，很快被外祖父送回到绘图师家做童工，受尽了主人的毒打和虐待。1884 年高尔基满 16 岁，他怀着要读书、上大学的愿望离开了家乡，离开了慈祥的

外祖母，来到了伏尔加河上的另一座城市——喀山。

到了喀山之后，高尔基就明白上大学、读书深造的愿望根本无法实现，就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了革命生涯。在喀山时，他生活极度贫困，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小食品店店主捷林科夫，第一次接触了思想家和革命家的著作。他开始学习亚当·斯密的理论，读车尔尼雪夫斯基和马克思的著作，同时接触了大量的具有新思想的激进分子。1887年，外祖母去世，高尔基的感情世界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大量的阅读又使他看到了理论书籍和现实生活之间的巨大鸿沟，他产生了自杀的念头，幸而自杀未遂。1889年春，高尔基回到故乡，11月因为与革命者交往甚密被逮捕，后由于“证据不足”获释，这一时期，他用散文和诗写成了第一部作品《老橡树之歌》。1889年，他又离开故乡，第二次漫游俄罗斯。11月，他经过长途跋涉，来到高加索的第弗里斯。在铁路机器修理厂，他找到了工作，并遇到一个对他有决定性影响的人——卡柳日内。他使高尔基的作品第一次得到了发表，并第一次用了笔名：马克西姆·高尔基。这部小说的名字是《马卡尔·楚德拉》，它的发表标志着高尔基文学生涯的开始。1896年8月，高尔基已成为较有名气的作家，并与校对员叶卡杰琳娜·巴甫洛夫娜·付尔荏娜结婚。1899年高尔基来到彼得堡，这时的高尔基已经成为了反对沙皇统治的文化主将之一。到十月革命成功，高尔基写出了大量优秀的作品，如《契尔卡什》、《鹰之歌》、《海燕》等散文、小说，还有《小市民》、《底层》、《仇恨》三部剧本和长篇小说《母亲》。在这之后他依然孜孜不倦地工作，直至1936年6月18日病逝。逝世前，他完成了《我的大学》、《在人间》等等一系列作品，为自己的写作生涯增添了光辉的

一页。

《童年》中的阿廖沙·彼什科夫即是童年高尔基的缩影，3岁丧父后由母亲和外祖母带到外祖父家。外祖父是一个小染坊主，已濒临破产。他性情暴躁、贪婪、自私，两个舅舅米哈伊尔和雅科夫也是粗野自私的市侩，甚至第三代也受到很坏的影响，这是一个典型的俄罗斯小市民家庭。外祖父经常毒打外祖母和孩子们，为一件小事竟把幼小的阿廖沙打得失去了知觉；有一次疯狂地殴打外祖母的脑袋，致使头发上的发针都扎进了头皮里。外祖父十分贪财，暗地里放高利贷、秘密接受典当，甚至怂恿养子茨冈去集市上偷东西。两个舅舅天天闹分家，为了争夺财产彼此打得头破血流。他们嫉妒阿廖沙的父母，为了侵吞妹妹的嫁妆，竟谋害了阿廖沙的父亲。他们毫无人性地殴打、折磨自己的老婆，雅科夫竟把自己的老婆活活打死。徒工“小茨冈”也是被他们害死的，因为他们把他当作牲口使唤。有一次，他们要把一个沉重的十字架抬到墓地，竟把十字架的主干放到“小茨冈”的肩上，结果他踉跄一下便被十字架砸死了。舅舅米哈伊尔还穷极无聊，指使侄儿把顶针拿去烤红，然后放到老工人格里戈里的手边，没想到却烫伤了外祖父。

但阿廖沙的童年并没有局限在外祖父的家里，他还接受了外界的一些影响。外祖父迁居到缆绳街后，招了两名房客。一个是进步的知识分子，绰号“好事儿”，他是阿廖沙所遇到的第一个优秀的人物，在阿廖沙的心灵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另一个是抢劫教堂后伪装成车夫的彼得，他的残忍和奴隶习气引起了阿廖沙的强烈反感。同时母亲的变化也使阿廖沙感到十分沉痛。她开始时热心教阿廖沙识字读书，但由于

生活的折磨,慢慢变得漫不经心,爱发脾气,愁眉不展。她再婚时,阿廖沙对周围的一切都失去了兴趣,竭力避开大人,想一个人单独生活。母亲再婚后的生活也是不幸的,贫困和疾病使她丧失了原来的美丽,阿廖沙常常受到冷酷的不公平的对待,在学校也受到歧视和刁难,于是情感中的爱渐渐被恨所代替。为了糊口,他放学后同邻居的孩子们合伙捡破烂卖,生活虽苦,却可以感受到友谊和同情。他以优异的成绩读完了三年级就永远地离开了学校课堂。之后不久,母亲去世了,他埋葬母亲后开始去人间谋生。

毋庸置疑,《童年》的故事主线就是阿廖沙的成长。高尔基以其特有的感情和娴熟的艺术技巧,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成功地再现了阿廖沙作为一代新人从觉醒到成长的艰苦历程。

在《童年》中,高尔基艺术地再现了当时俄国人民生活的社会环境——“铅样沉重”的、残忍的小市民世界。外祖父是这一世界中家庭式手工业主的代表。工人茨冈和老工匠格里戈里是他的家庭成员,又受到他的残酷剥削。尔虞我诈,为争夺财产争吵打架是这个家庭司空见惯的事。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手工业主纷纷破产,在本书的末尾,外祖父已经一贫如洗了,这就是俄国那个时代的缩影。

在当时来说,《童年》无论是在表现手段还是艺术风格上,都显示出新时期创作的种种特点。在景物描写的生动性和人物性格的刻画上都相当出色。作品的笔法凝炼而质朴,感情冷静而执着。高尔基清醒而又深情地回眸历史,把广阔的血淋淋的生活画面同深邃的哲学思考结合起来,伴随着细腻的对人物心理的剖析和深沉的忧患意识,展现出未来的宏伟远

景。这正是高尔基作为一名人民作家不同于乃至高于同时代其他作家的地方。高尔基在展示和批判落后、野蛮的丑恶现实时，也让人们看到新一代人如何在旧基础上破土而出，保持自己强大的生命力；所以，整部作品虽然写的是痛苦的过去，却洋溢着明快的乐观主义精神。

父亲病逝了。

他僵直地躺在窗下的地板上，身着一件白色的长衫，看上去是那样的消瘦；那双往日被劳作扭曲的手无力地搭在胸前；两只脚丫子全都奇怪地叉开着。他双目紧闭，再也见不着平常那种慈祥而充满自信的目光；眼窝黝黑，像是被遮盖上两枚黑色的铜钱。父亲那枯败的脸、龇出的牙齿和这晦暗狭窄的小屋构成了一幅令人可怕的图画。

母亲跪在父亲旁边，半光着身子，围在腰间的红色长裙杂乱地撒在地板上。她拿着那把我平常用来锯西瓜皮的梳子，一边缓慢而仔细地把父亲长而软的头发往后梳着，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着什么，声音是那样的低沉、嘶哑。大滴大滴的泪水，从她那双灰色的、青肿的眼睛里不停地往下掉，仿佛冰雪融化时的水滴，更似一串断了线的珠子，颗颗落地有声。

外祖母用颤抖着的手紧紧地抓住我，胖胖的身体无力地瘫坐在地板上。她长着一个大脑袋，一双大眼睛，身穿黑色的连衣裙，温和善良的样子特别招人喜欢，只是岁月沧桑使她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外祖母也在哭，可不像母亲那样伤心，似乎是在陪哭，而且和母亲呜呜咽咽的哭声配合得挺合拍。她浑身哆嗦，一只手扯动着我，另一只手不停摇晃着父亲。

我并不知道父亲已经死了。我只是感到很害怕，不自在地紧靠在外祖母的身上。我从没见过大人们哭，更听不懂外祖母不停唠叨的那些话：“孩子，和你父亲告别吧，以后你再也见不到他了，他死了，唉！他死得太早了，孩子还小，这个家是多需要他呵。”

前不久，我害过一场重病，现在刚能下床活动。记得在我生病的时候，一直是父亲忙忙碌碌地照顾我，他从不怕麻烦，总是高兴地陪着我，给我讲许多有趣的事情。可有一天，他突然不见了，代替他来照料我的就是外祖母。

“你是从哪儿来的啊？”我带着疑虑的眼光问她。

她笑呵呵地对我说：“从河的上面来的，是从尼日尼来的。水上不能走，我不是走着来的，是坐船来的。小鬼！”

我心想，这真叫人弄不明白。她说“上面”，我家楼上是几个留着大胡子的波斯人住的；而尼日尼又是下面的意思，可我家地下室里住的是卖熟羊皮的黄脸卡尔梅克老头，他完全可以骑着栏杆顺着楼梯滑到楼下来，如果不小心跌下来，就势打个滚也没问题。我经常这样做，但是，这跟从水上……坐船……又有什么关系？我都给弄糊涂了。

“为什么叫我小鬼？”我有点儿生气。

“因为你调皮。”她也笑着对我说。

从我和她短短的对话中，已经实实在在感觉到她是多么的和蔼、慈祥 and 可以信赖。从这时起，我就和她成了好朋友。现在我真想让她带我立刻离开这间叫人不自在的小屋。

母亲的悲哀使我感到压抑。她的大滴大滴的泪水和恍惚的神态，在我心中产生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忐忑不安的感觉。在我幼年的记忆中，她是个很严厉的人，平时沉默寡言，总是把自己收拾得既干净又利落，头发也梳得油光滑亮。她身材高大、挺拔。如果夸张一点说，她壮得像头牛，手劲也大得吓

人。但此刻不知为什么，她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浮肿的躯体上衣衫凌乱，往日的秀发失去了光泽，胡乱地披散在裸露的肩上、脸上。从后脑勺垂下的辫子摇来晃去，不时地触摸着沉睡不醒的父亲的脸。她似乎根本就没看见惊恐不安的我，只是机械地替父亲梳头并不停地哭泣，有时被涕泪噎得喘不过气来。

屋外聚集了不少人，还不停地说着什么。几个身着黑衣服的庄稼人和一个警察来到门口向里张望了一会儿，警察不耐烦地嚷嚷道：“快点收拾！”

母亲用悲痛的目光望了一下躺在地板上一动不动的父亲，仿佛有要紧的事要和他说。她欲言又止，忽然挺着又大又圆的肚子，费力地从地上爬了起来，像是要挪个地方，可却又力不能支地仰面跌倒在地，头发也都散落在地上。她双目紧闭，面色苍白，像父亲一样龇露出牙齿，一面发出痛苦的呻吟，一面用低沉而近乎疯狂的声音说：“你们把门关上……阿列克谢——走开！”

外祖母似乎已经明白将要发生的事情了，她使劲把我从她的身边推开，飞快地扑到门口，对着围观的人喊叫起来：

“亲爱的乡亲们啊，你们不要怕！请你们别碰她，看在基督的分上，请你们行行好，快点走开吧！她不是霍乱病，而是要生孩子啦，饶恕我吧，我的老天爷！”

我随着母亲和外祖母的叫喊声惊恐地躲到房间角落的一只大木箱子后面，斜着身子用一只眼窥视着，只见母亲像陀螺似的在地板上扭动着，喘着粗气，牙齿咬得“格格”响。外祖母慌乱地在她周围爬来爬去，亲切地说着：

“瓦留莎，为了圣父和圣子，忍着点！圣母啊，求你保佑她吧！”

我害怕极了，她们在父亲身旁不停地折腾着，时不时在无

意中碰到他。她们时而大喊大叫，时而敲击着地板，可父亲却一动不动，不但不帮忙，还仿佛在笑。她们就这样在地板上折腾了半天。母亲一会儿爬起，一会儿跌倒。外祖母屋里屋外地忙碌着，快速移动的身影，就像一只抛来抛去的又大又软的黑皮球。过了一会儿，黑暗中突然响起了婴儿的啼哭声，母亲却似乎安静了下来。

“上帝啊！感谢你的保佑！”外祖母说，“是个小子！”

屋里亮起了烛光。

我好像已在大木箱后面睡着了，记不得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

几天后，父亲出殡了。那天，天空下着濛濛细雨，让人感到阴冷。在公共墓地的一个僻静角落，外祖母扶着我爬上一个又黏又滑的小土堆。我伸着头向墓穴里看，几个庄稼人正把父亲的棺木轻轻地往里放。墓穴下面有好多积水，还有几只跳跃的青蛙，有两只已经跳到黄色的棺材盖上。

来参加葬礼的人不多，有我、外祖母，还有浑身被雨水淋得湿透了的警察和几个手拿铁锹板着脸的庄稼汉。所有的人都面无表情，任凭像小玻璃珠似的雨点扑打着全身。

“填土吧。”站在墓穴边的警察说着，就走到一边去了。

外祖母用黑色的头巾角捂住脸，右手不停的在胸前画着十字。两个庄稼汉弯着腰，挥舞着铁锹往墓穴里填土。坑底的水，“劈劈啪啪”地响了起来。那两只青蛙在坑壁上不停地跳着，很想尽快离开这里，可泥土却无情地把它们一次次地打落在坑底。

我在为那两只小青蛙担心。它们只是为了寻找赖以生存的水才误入坑底的，可现在却被深深地埋入泥土……

“走吧，廖尼亚。”外祖母喊着我的小名，又抓住我的肩膀说。我仍然目不转睛地盯着渐渐被泥土填满的墓穴，没有理

会外祖母，轻轻地把肩膀从她的手下挣脱开，站在那儿不想离去。

“你真是个……上帝啊。”外祖母轻声抱怨着，不知是抱怨我，还是抱怨上帝。她低着头不声不响，木木地站着。直到墓穴被泥土填满，她还一直站在那儿。两个庄稼汉用铁锹“叭叭”地拍打着泥土，发出的回声清晰可辨。这时，突然风起，把罩在我们头顶的雨云也刮跑了。外祖母搀着我的手，穿过密林般的十字架，向远处的教堂走去。

“你怎么没哭？”走出教堂后外祖母问我。“哪怕流点泪也行啊！”

“哭不出。”我说。

“唉，难道你不悲伤，你真的不懂事。”她轻声地责备我。

我自己都感到奇怪：我小时就很少哭，哪怕生病或摔疼了也不会哭。在记忆中，只有受了委屈才会哭。而我哭的时候，父亲总是笑我，母亲则板着脸大声呵斥我：

“不准哭！”

我和外祖母坐上一辆小马车，疾驰在宽敞而又肮脏的大街上，街两旁一幢幢深红色的房子向身后退去。我仍惦记着那上下跳跃的青蛙。

“那两只青蛙还能爬出来吗？”我问外祖母。

“它们再也爬不出来了，”她答道：“愿上帝保佑它们。”

我、外祖母、母亲在晦暗狭窄的小屋里过了几天，便带上所有能带走的东西乘上了轮船，又坐在了一间小船舱里。

我那刚出生的弟弟马克西姆死了。母亲用白布将他裹紧，中间还扎着根红布条，放在船舱角落处的桌子上。

我将就地坐在行李上，因为只有那儿才能看见窗外。船舱的窗子是圆形的，向外突出。从侧面看过去，一定很像马的眼睛。窗外，浑浊的浪花翻卷起泡沫，拍打着船舷，有时还会

猛地打到玻璃窗上，好像直射向我的脸庞，吓得我不由自主地跳到地上。

“别怕。”外祖母笑呵呵地对我说，又用她那双软绵绵的手轻轻把我抱起放回到行李上。

河面上升腾着雾气，和天空中灰濛濛的湿雾浑然一体，像一层层轻纱在飞舞。远处依稀可见的黑黝黝的堤岸，时隐时现。周围的一切都随着河水晃动着，只有母亲紧靠着船壁笔直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她双手抱着后脑勺，双目紧闭，脸色灰暗。她那僵直的身躯和紧锁的双眉，让我感觉她离我很远，像是一个陌生人，甚至像一个连她身上的连衣裙都不曾见过的陌生人。

外祖母一次次亲切地呼唤着母亲的小名，轻声地对她说：“瓦尼娅，你还是吃点什么吧，少吃一点，好吗？”

母亲毫无表示，只是一动不动地站着。

外祖母和我说话时细声慢语，和母亲说话时，声音要稍微大些，但不知为什么总是小心翼翼的，让我隐隐觉察到外祖母似乎有点惧怕母亲。我不知是出于对外祖母的同情，还是对母亲的反抗，自然而然地和外祖母更加亲近了。

“萨拉托夫。”母亲出乎意料地大声嚷道，“水手在哪儿？”

她说的这些话真叫人摸不着头脑，谁是萨拉托夫，谁是水手？

随着母亲的叫喊，一个满头白发而身板壮实的人走进了船舱。他身着蓝色衣服，手里拿着一个小匣子。外祖母迎上去接过了匣子，把弟弟的尸体轻轻地放进去，整理好后，双手捧起匣子向舱门口走去。可是舱门与外祖母肥胖的身子相比显得太狭窄了。她试着慢慢地侧过身子走出去，可依然不行。她卡在门前那进退两难的样子，真叫人好笑。

“唉，妈。”母亲不耐烦地喊了一声，从她手中夺过匣子，两